

《荨麻》中“水”的转义

——门罗式叙事结构微生态架构和循环

苗 淼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9日

摘 要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荨麻》中多次出现与水有关的意象, 且每次出现都与主人公对麦克的情感有关。这些意象贯穿故事始终, 不断强调爱与欲望、情感与回忆的关系, 为《荨麻》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叙事韵律。文章从门罗叙事中水的意象关联入手, 探讨“水”在《荨麻》中从井、井状空间、井水、河流、到水边空间、游戏、雨水, 再回归到井的意象关联脉络, 以及如何形成从静态到动态的情感寓意流淌, 生成一个与情感、欲望主题息息相关的叙事结构转义关联网络, 从而构成《荨麻》特有的有机叙事微生态和循环。

关键词

爱丽丝·门罗, “荨麻”, 水, 欲望, 转义, 意象关联脉络

Water Trope in “Nettles”

—Construction of a Munroian Narrative Micro-Ecology and Circulation

Miao Miao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19, 2026

Abstract

Images of water abound in Alice Munro's story “Nettles”, and every appearance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narrator's feelings for Mike. These images run through the entire narrative, and keep highlight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ve and desire, feelings and memories, creating a special narrative rhythm for “Nettl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nks between imagery related to water, and discusses how water as a trope transforms its presence and meanings in well, or well-like spaces,

well water, river, space, and game near water, rain, and then returns to the well, forming a network of imagery association. By tracing emotion's flow from still to moving states in the stor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such flow generates a network of images closely knitted into the themes of love and desire, forming the story's narrative micro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circulation.

Keywords

Alice Munro, "Nettles", Water, Desire, Trope, Network of Imag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评价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作品时,撒克(Robert Thacker)认为应按写作顺序阅读门罗的作品,“让我们与她一起成长和老去。门罗的所有作品,和每一篇短篇小说一样,从不是线性的——然而她作品中对从童年到成年再到老年的过渡却极为真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者们能够同爱丽丝·门罗一起走过一生”[1]。撒克点出了门罗作品隐含着一种内在、有序、仿真的有机排列,而这种真实性是通过架构叙事中不断生成、转换的意象而实现的。2001年,爱丽丝·门罗出版的合集《仇恨、友谊、爱情、追求、婚姻》是一部人生不同成长阶段的侧写,其中的《荨麻》代表了从童年到中年的成长困惑与自我和解,是一篇被忽视的精品。

水的意象在门罗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往往与情爱主题相呼应。墨菲(Georgeann Murphy)指出:“流水的意象”贯穿门罗作品主题;它与情爱关联,“并且一样充满危险”[2]。墨菲列举了几乎所有门罗的代表作,以论证水、情爱、隐含的危险这些主题关联,唯独忽略了《荨麻》。《荨麻》中多次出现与水有关的自然意象,且每次该意象出现都与主人公对麦克的情感有关。这些意象贯穿叙事始终,不断强调爱与欲望、情感与回忆的关系,为《荨麻》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叙事韵律,值得深究。本文从门罗叙事中的意象关联入手,探讨“水”在《荨麻》中如何生成一个转义关系网络,并构成《荨麻》这个故事的有机叙事微生态循环。这一概念产生于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核心理论的交界处,既能兼顾生态批评中对环境和人物内心关联性的密切关注,又强调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女性对于自然的认同。该概念有别于宏观定义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不强调显性的性别或阶级压迫,而更多着眼于隐性的欲望表达。此外,作为女性叙事者的主人公与自然有着明显更为亲密的关系,使用这一概念既是对主人公行为动机的阐释,又是符合文本特质的生态解读。

国外对门罗的研究始于1968年左右,基本与其作品发表同步。学界长期关注其作品的地域性与文化性,重视对女性角色(尤其是母亲形象)的塑造,并对人物情感描写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羞耻感更是研究的重点议题。早期到现有主要研究脉络包括门罗女性话语、女性书写、写作技巧以及对短篇小说的革新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角度新颖,其中女性研究占主导,而空间、叙事、跨学科研究也开始涌现。纵观国内外研究,目前从意象的转义角度研究门罗作品,尤其针对可谓遗珠的《荨麻》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荨麻》的意象转义研究入手,以现有女性研究为重要基础,着重探讨门罗在女性为主体叙事中对短篇小说结构的设计与深刻思考,以论证门罗本人信奉的结构至上,而非情节至上的短篇小说写作艺术目标¹。

¹门罗认为故事结构比情节重要的多,甚至是首位的。在题为 *What Is Real* 的散文中,她这样说道:“When I write a story I want to make a certain kind of structure, and I know the feeling I want to get from being inside that structure.” 转引自 Robert Thacker, *Alice Munro: Writing Her Lives*, 第39页。

转义是一个涵括广泛的修辞学概念，包括隐喻、转喻、双关等修辞手法。转义的本质在于意义的迁徙，即从一个意义转换或嫁接到另外一个意义。究其根本，转义“从隐喻开始，其修辞学功能就在于以一种概念去理解另一种概念，暗示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或关联性”[3]。转义依托于文学文本内在的微生物语境，服务于故事结构，往往通过象征意义的转换，产生新的诗性话语与意象，升华文学作品主题。

《荨麻》采用门罗擅长的第一人称女性视角，讲述了女主人公与丈夫分居后，在1979年的夏天于朋友桑尼家中偶遇青梅竹马麦克，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复杂的情感起伏过程。在叙事者审视自己内心情感和欲望的过程中，与“水”有关的意象反复出现并互相关联，在故事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节奏的叙事微生物系统。本文将分析与“水”有关的意象在《荨麻》中的使用，以及该意象如何为门罗的叙事结构增添节奏和复杂性，并通过文学意象的转义，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韵律和故事内部的有机生态。

2. 水井意象的转义：暗涌的情愫与井状空间

虽然《荨麻》的叙事时间线被打乱，但水井这一意象却是叙事逻辑的主线。主人公对童年的回忆大多与麦克的出现有关。在她记忆中，夏季总是干旱，由此引出凿井人，也就是麦克的父亲，继而引出她与麦克的相识。但是主人公没有详述初次见面的场景，反倒描述在炎炎夏日饮用井水时产生的联觉画面：“我想到了水在黝黑的岩石上流淌，如黑钻石般璀璨”[4]。干旱与水井是自然和逻辑的关联，也是满足情节发展的必然要素。水井从一开始对主人公来说就与愉悦关联：井、夏天、童年美好回忆皆从水井开始，蔓延到几乎一切与水与麦克有关的场景。如此引入水井微妙的隐喻和转义，也是主人公对童年回忆以及自己欲望的加工修饰。

与“井”这个意象关联的隐喻在《荨麻》中还包括对类似井下的其他私密空间的描述，这些也是“井”这一核心意象在叙事空间中产生的转义。在同麦克成为朋友后，主人公回忆在麦克父亲卡车里避雨的场景，这是第一次气味、声音被封锁在一个亲密狭小空间的回忆。卡车外是如同“石子砸在屋顶上劈里啪啦的声音”，车厢内弥漫着“男性的味道”[4]。表面上这一场景与“井”无直接关联，但其实这也是一种“井”和“水”的意象转义。狭小封闭的空间如同井底，车厢庇佑两人不被淋湿。由于“水”在这一情景下是被安全隔离在空间外的，而“水”作为贯彻《荨麻》叙事线的意象，是欲望的代名词。这段描述是主人公童年的一个温暖而又安全的私密记忆空间，意表主人公性觉醒前对爱慕和欲望的一种心理分割。

另一个呼应井下空间隐喻的重要意象是桥下的半封闭空间。这是主人公和麦克又一亲密独处的时间和空间，而这种相处是刻上了性别烙印的。按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于性别的观察，男性的领域在家庭空间外，而女性活动空间主要在家庭空间内[5]。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对于空间是动态与静态、探索与驻守、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与巴特一脉相承的弗莱尔(Judith Fryer)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动、静态分割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6]。麦克在故事中扮演了典型的男性运动行为角色，带领主人公走出村镇边界，来到二者交界处的桥下：“我们穿过小河，来到桥下的阴凉处。这是我从未踏足的地方”[4]。主人公对桥下半私密空间的印象深刻，她形容桥下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河流的一截[4]。当头顶有车经过时，桥下光影跳跃、声音波动；阳光透过横梁的缝隙照在河面上，又通过折射，投影在桥梁四壁。而声音与光的路径呼应，构成一个动态、有声的半开放空间。声音除了自然的流水声，也有车轮碾压桥梁的隆隆声，同时还有麦克制造的回音。他在桥下大喊，似乎想要在时间和空间线上留下一些痕迹。这种呐喊源自一种本能的冲动，通过打破寂静空间彰显麦克无畏探索的男性特征。与之相对，女主人公试图模仿麦克，在桥洞下小声呼喊、体味回音，但心中却又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隐约的羞愧。与其说她担忧别人发现自己跟麦克在一起，不如说她更加担忧在哪里被发现。但门罗对动、静和性别的所属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通观整篇故事，女主最终才是与流动的“水”的意象关系更

加紧密的叙事者和观察者。

从想象的井下的空间，到车内封闭的空间，到更接近自然且开放的桥下空间，门罗层层剥开初露端倪的男性与女性对待空间和自然的不同态度，制造出一种内部结构上的“回声”。三个空间又都与“水”有关，门罗让同“质”却不同“像”的诗性意象井水、雨水、河水之间互相渗透、流淌，从而形成一个叙事生态结构的微循环。

即便抛开“水”的存在，单从空间入手探讨桥与井蕴含的象征意义，也不难看出桥下空间是对井下空间隐喻的转义。因为在故事开头作者就埋下了似有若无的伏笔，目的是在故事结尾再次回应这一个由水和半封闭空间中产生的叙事共鸣，即主人公情窦初开、念念不忘的情感世界。与水井意象隐喻关联的还有麦克父亲的笑声。主人公形容声音听起来像从空旷的井下传来的共鸣[4]。所有这些与“井”相关的回忆在主人公成年后产生了更加复杂的转义，而且这种转义与她对麦克的情感及幻灭密切相关。童年回忆是伏笔，更是成年后主人公对自己童年的剖析，甚至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

随着挖井工作的结束，麦克也要同父亲一起离开了，导致主人公以“水”和水井为核心的情感微生态开始失衡。她深陷失去麦克的惆怅无法自拔，而她所用的比喻也都间接同“水”这一意象有关。当凿井工作结束，泉水喷涌而出时，众人都争相品尝，而这一喜悦的场面反衬了麦克离开后主人公的怅然若失[4]。井水喷涌与麦克离开是必然的因果，自然干旱的缓解极大反衬了主人公情感世界的“缺水”，同时也似乎预言了成年后凡自然界水量充足的地点和时间，都是主人公与麦克分离的开始。主人公形容童年失去麦克就好比自己的“全部领域发生改变，好像山体滑坡，卷走了一切有意义的东西，只留下失去麦克这件事情”[4]。山体滑坡这一比喻别有深意，因为在自然界它往往与过量的地下水有关。如果说《荨麻》中欲望与情感是贯穿始终的主题，那么与地下水有关的意象就是这些情愫最无法言传的隐喻。地下水又有暗流流动的隐含深意，暗指主人公无法宣泄，不得不深埋心底的钦慕。直到1979年的夏天再次遇到麦克，这种情感如同被开凿的井水，再一次被唤醒。

3. 河流意象的转义：流淌的愉悦与情感的辗转迂回

《荨麻》中反衬井、桥静态意象的是河流，其动态性与主人公对麦克情感的源头与发展相吻合。主人公对童年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是同麦克一起淌过八月的小河。河床里的石头、植物都是童年游乐场的组成部分。她对这部分回忆的复述非常详细，充满温情。除了同麦克单独在一起的河边行走之外，她也详细记叙了和同龄人一起玩过的“战争游戏”。游戏就地取材，用泥巴作弹药，树叶作纱布，完成了一场大自然提供场地和道具的童年角色扮演。对这段回忆的描写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初步暗示了主人公对麦克的情感接近情欲，而且也为她潜意识里将麦克和她定义为恋人提供了社会模拟场景。童年战争游戏是性别分工明确的角色扮演：男孩子演战士，女孩子演护士。

这种性别分工印证了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社会学实验。他通过提供游戏道具、人物，让300名男孩和女孩设计场景，以此观察男女对空间和身份的认知。埃里克森对参加他实验的小孩们建造游戏空间的解读是：两性之间塑造的空间有极大不同，女孩的游戏造景强调静态、内部，以家庭为中心，而男孩子的游戏造景强调动态、外部，以户外冒险为中心[7]。“性别角色是从童年开始培养形成”这一观点现在在西方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埃里克森的书出版于1968年，而《荨麻》的故事时代背景约为1960~1979年之间。彼时西方社会对性别与身份的思考在故事中有所体现。成年后，主人公经历离婚，对两性关系有了更加开放的探索，这代表了那个年代西方女性尽管在传统性别角色中成长，但却想要在跟男性的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欲上的满足[8]。然而，在故事接近尾声的高尔夫球场上，主人公挨着麦克坐下，仿佛坐在了“妻子的位置”。这片刻的依偎与成双成对，竟让她生出一种如同“青春少女一般令人头晕目眩”的愉悦感[4]。宋涛和朱丽田借用经典童话结尾的原型来解析门罗

作品中女性角色在潜意识里对于婚姻的理想加工：一方面她们希望逃离婚姻，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却仍存有对美满婚姻的渴望[9]。《荨麻》的主人公，同许多其他门罗笔下的角色类似，也往往处于这两种渴望的拉扯张力之下。

不难想象主人公从童年的河边游戏就在潜意识里种下了麦克和她注定是天生一对的种子。主人公因为此次游戏扮演麦克护士的机会，与他有了更加亲密的身体接触。结合故事其他对女主人公性意识觉醒的描述解读，这次身体的碰触也是觉醒的一部分。当麦克被击中，假装昏迷，主人公扮演的护士用树叶为他包扎疗伤，将叶子敷在麦克“苍白、柔软的腹部，和美好、脆(柔)弱的肚脐”上[4]。触觉在这一亲密场景中扮演重要角色。根据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愉悦(*aphrodisia*)的释义，任何产生愉悦感的行为、动作和接触都可称之为愉悦[10]。劳瑞-强斯顿(Christine Lorre-Johnston)也认为在门罗以女性情感和回忆为焦点的叙事中，“触觉”在《荨麻》以一种“编码式的表演”开始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也由最后暴雨中的拥抱和亲吻引出二人情感是脆弱和无法挽救的结局[8]。童年河边亲密的接触，令主人公对麦克产生更深的迷恋，而这种迷恋是欲望与崇拜的合体。河流在此既是场景，又是暗喻：它不仅是角色互动的舞台，更为主人公对亲密关系的遐想提供了空间。

如果说童年河边的游戏不完全是自然对主人公 *aphrodisia* 的影响，那么主人公绝对能够将自己的情愫投射到跟水有关的自然意象中。对麦克的情感渲染了她对自然界事物的态度。麦克离开后，河道、石头和游戏都失去意义。其间她也经历过婚姻和其他感情纠葛，但她选择对此轻描淡写。直到1979年夏天，她因为离婚的困扰，受邀前往朋友桑尼乡下的家中散心时，留意到“低矮的水泥桥架在几乎被野草淹没的小溪之上”[4]。童年在桥下、河边嬉戏的场景主要元素以一种荒芜的样貌再次出现。时过境迁，此时画面暗指主人公对麦克的情感仍如心底暗流，从未干涸。桥和小溪似乎又是一种暗喻；野草代表了时间的流逝与回忆的久远，而小溪与桥依稀仍有童年的雏形。

主人公熟知荣格心理学。门罗在塑造《荨麻》中这一人物和主题时，必然考虑到意识和潜意识的关联。主人公总是有意无意提到水、水塘、小溪、雨水等意象，而这些意象与她潜意识中的欲望紧密关联。潜意识中沉寂多年的欲望被重逢激活后，主人公躺在麦克睡过的床单被褥中，嗅到的气味却是“水草，河泥，还有烈日下的芦苇”[4]²。联想和移觉唤醒了她的童年河边的回忆。门罗借助通感修辞手段对水的意象进行转义。主人公的五感似乎变得尤为敏锐了起来，就连夏夜窗外的蟋蟀叫声也如同“瀑布”一般振聋发聩[4]。情感和欲望随着愈发敏锐的五感也逐渐累积，蓄势待发，与故事高潮部分的暴风雨形成转义关联。门罗坦言自己写作中对情欲幻想的动因(Dynamics of Erotic Fantasies)的关注。她提到《荨麻》正是这样一篇作品：它是“关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幻想如何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故事。是关于那些无法实现，但又以某种被曲解的形式实现的幻想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的生活需要做梦的故事。”[11]。可见《荨麻》的造梦叙事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欲望的写照和满足，而是其转移或流淌。《荨麻》的确可以被解读为叙事者主观陈述占主导的自我臆想和心理剖析案例。当她跟麦克重逢后，对比二人童年回忆，却发现麦克的版本与自己的不尽相同。主人公的回忆夹杂了爱、执念与欲望的情感渲染。她的叙事源流在白日梦和不断美化的回忆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生态闭环。

故事最后一次河流的隐喻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上。暴雨突然来袭，主人公再次使用跟水有关的意象，形容声音如同夹杂无数石子冲刷海岸的巨浪一般。麦克同主人公躲进高尔夫球场和小河之间的低洼地，又一次置身与河水有关的地理和叙事架构中。除了对暴雨的描写，主人公注意到他们脚下被雨水冲刷的泥土形成小溪的形状。河流这个意象一再出现，从隐喻主人公对麦克情感的强弱变化，到最后暴雨冲刷

² “水”的意象可以与荣格心理学产生更多关联性解读，尤其“阿尼玛”与麦克形象是否存在更多哲学解读可能，以及东方哲学对“水”定义和解读是否可以用在对门罗作品进行进一步解读，都值得探讨。详见宋涛、朱丽田，第61页。

在脚下形成的微观细流，呼应了主人公对麦克情感、欲望、痴迷的消长过程。爱而不得，如河流之水，一去不返。夹杂在暴雨中的微观河流隐喻，预表了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对于自己这种几近痴迷的情感的反思。

4. 雨水意象的转义：欲望的伪宣泄与井封式的困境

《荨麻》的高潮部分是主人公与麦克在高尔夫球场经历暴风雨的一幕。同井水跟河水一样，雨水也是充满深意的隐喻。与童年时经历的下雨天不同，这次与麦克重逢后，两人在完全没有遮盖物的高尔夫球场经历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主人公对这场暴雨极其细致和近乎超自然的描写是情绪和情节的顶点。这部分暗喻了主人公对麦克情感从念念不忘，到惊喜重逢、心存希冀，再到最后如同暴风雨一般的宣泄洗涤，恢复冷静、释然的情感曲线。这种情感起伏在暴风雨的反衬下更加清晰。暴风雨来得快而猛烈，如同欲望一样，其本质是非理性的。主人公形容暴雨如同天空被撕裂，如幕布般的雨水被暴风推着前进，完全是被动的。

为了躲避暴风雨，麦克拉着主人公躲进高尔夫球场与小溪之间的低洼处。与童年时一样，主人公再次成为麦克的跟随者。而与童年几近干涸的小溪不同的是，成年后暴雨将袭的河水呈灰色，而且看起来像是在翻滚(rolling)，而不是和缓流淌。这似乎在暗示主人公压抑已久欲望的宣泄。暴雨过后，二人短暂相拥亲吻，但这一举动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对生存的认识，而不是身体的意愿”[4]。经历暴雨后，麦克道出自己内心最深的伤痛：是自己的疏忽导致儿子意外身亡——因为当时他倒车时没有看到孩子在车道上。主人公开始意识到这是麦克一直对她若即若离的根本原因。故事接近尾声，主人公兜兜转转，再次回到水井和地下水的意象，似乎获得一种顿悟，或者对自己执着情感的放下和释然。她形容麦克与妻子因为丧子之痛跌倒井底，被一生捆绑在一起。而在这个“凉爽、空旷、封锁和中心的空间”里，在这个爱与秘密打造的枯井里，即便两个人不会一直呆在井底，不可言说的伤痛也会是维系他们一生的羁绊[4]。然而，故事的叙事并未在这里停止，门罗借主人公之口又两次提到水井。第一次是语义双关：

“What happened to the guy who was parked here before? Didn't you see another car parked here when we came in? but I never saw one other person on the course. Now that I think of it. Did you?”

I said no.

“Mystery,” he said. And again, “Well.”

“A bridge between one thing and another, or a conclusion, or a way of saying something that couldn't be any more fully said, or thought.”

“A well is a hole in the ground.” That was the joking answer. [4]

“Well”在此处既是麦克从小到大的口头禅，又是双关。与它相关联的另一双关是“bridge”，既有“衔接”的比喻意，又让人产生对“桥”的联想，好比一种修辞上的会声。除了让人联想到童年桥下的经历外，在1979年夏天桑尼家的几人提到一部名为《桂河大桥》的电影。电影虽与水的意象无直接关联，但片名中的“桥”却是门罗制造文内意象共鸣的艺术手段。她通过这种不同语境下的意象反复勾勒出《荨麻》的叙事韵律。“井”的频繁出现也是如此。

玩笑话的使用也是门罗作品常见的技巧。霍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指出一个门罗创作的规律：每逢情感和情绪累积叠加时，不论这些无法理清的情绪是极度痛苦还是过于复杂，叙事者都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用开玩笑的方式举重若轻地一笔带过[11]。《荨麻》主人公是作家，深谙语言的艺术，因此透过话语反观人物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只着眼在叙事者童年到中年“不同时期，选用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情态词汇来表达不同的心境”，从而得出“每个时期都是喜忧参半”的结论则抹杀了叙事者深谙自己故事讽

刺性的深层解读[12]。“桥”与“井”隐含的是释义与解读的错位之憾，是主人公不得已的释然。一词多意，并不代表它会吻合她心中预想的那个定义。劳瑞·强斯顿也认为《荨麻》其实以一种困境(*aporia*)结束：主人公对麦克的情感在一起经历暴风雨后戛然而止，而她的“情感欲望后来转移到了其他客体——另外一位男性的身上”[8]。意义、情感、叙事都产生了转移。玩笑话是一种叙事结构与叙事内容的隐喻吻合，是一种掩盖无法言说的痛苦与无处宣泄情感的手段，而“困境”传承自现代主义文学书写，尤其是短篇小说结尾的“顿悟”。困境是一种静态，与水井初始意象的寓意吻合。表面上看麦克的生活一片平静，如同看不见底的井水一般没有波澜，而实际上井的更深处隐藏着地下水，暗自涌动，埋着不可言说的伤逝与秘密。主人公意识到麦克夫妻的宿命被儿子的死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个秘密将二人封锁在命运的枯井里，没有爱河潺潺细流。这种静态的空间无法介入，无法打破，也无法改变。

故事结尾第二次提到的“井”既是双关，也是暗喻。门罗在故事结尾用到“well”和“bridge”并非偶然，而是借双关呼应前文提到的“井”与“桥”，即贯穿主人公情愫、欲望始终的隐喻和意象。而如同故事中所有跟“井”关联的意象一样，叙事接近尾声时再次产生回响。主人公通过回顾高尔夫球场及之后的事件，结合自己的心境得出一个结论：

Well. It would be the same only thing, if we ever meet again. Or if we didn't. Love that was not usable, that knew its place. (Some would say not real, because it would never risk getting its neck wrung, or turning into a bad joke, or sadly wearing out.) Not risking a thing yet staying alive as a sweet trickle, an underground resource. With the weight of this new stillness on it, this seal. [4]

主人公顿悟以“Well”开头，再次用双关点题。接近尾声的这段领悟重新强调了“井”、“井水”同爱而不得的隐喻关联。主人公对麦克的执念如同隐藏的地下水源，不被开凿，不再冒险，尽管这涓涓细流一直保持鲜活，慢慢流淌，但如同对麦克的爱恋一般，只能深埋地下。这个隐喻中盖井之石的秘密也有双重含义：一是麦克儿子去世的不幸事故，二是主人公不得不封印的年少时的爱恋。

5. 结语

《荨麻》的叙事微生态与水的意象息息相关，而叙事的内在生态逻辑又与主人公情感图谱吻合，从静态到动态，再到静态的爱的生态循环转义，是一种始于水井也终于水井的流转回环。井的意象在故事开始是象征静态、待唤醒的爱，而在故事末尾则象征了被封印、悄无声息流淌的地下水。处于第二叙事生态位的车厢和桥下是被雨水、河流环绕的安全空间，用自然界的水反衬主人公逐渐明确的爱慕。而河流的意象则与身体触觉、愉悦(*aphrodisia*)呼应，引出意表毁灭与掩埋的泥石流意象。当主人公再次描述被荒草掩盖的桥与溪水时，似乎是对潜意识中待唤醒的爱的自我暗示。经过暴风雨的洗涤，一直以来接近偏执的情感回归理智，即静态的“井”的初始生态位，再次回归平静，和缓无声地渗入地下水源。本文以《荨麻》为例，探究门罗对于意象转义的细微刻画，如何形成一种巧妙的文本内节奏、共鸣和韵律。此类文本设计是否能应用于门罗其他短篇小说的分析批评，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课题。

就《荨麻》这一故事而言，从始至终，不论是主人公对麦克爱慕的萌芽，还是对失去麦克情感的压抑和累积，到最后失而复得的假象，无一不以“水”为核心意象衍生转义。“门罗一生的文学创作主题都与死亡和失去的感觉有关”[13]。《荨麻》也不例外，而故事的讽刺在于爱情，尤其被回忆、执念、欲望渲染过的爱情，同其核心意象“水”一样，无法握在手心。从三个跟水有关的隐喻选择来说，门罗用井水、河水和雨水三种成分相同、形态各异、互相滋养、彼此补给的自然界水的状态，暗喻主人公情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水和水井作为主人公对情感、欲望、觉醒的隐喻，在叙事中不断变化流转，如同水的本质一样，在修辞中产生丰富的转义，让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基金项目

本文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空间视觉智能重构高级英语文本解读实践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项目号: 19BY13)。

参考文献

- [1] Thacker, R. (2015) "Evocative and Luminous Phrases": Reading Alice Munro's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American Review of Canadian Studies*, 45, 187-195. <https://doi.org/10.1080/02722011.2015.1039339>
- [2] Murphy, G. (2009) The Art of Alice Munro: Memory, Identity, and the Aesthetics of Connection. In: Munro, A., Ed.,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Infobase Publishing, 41-56.
- [3] 赵一凡, 张中载, 等, 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4] Munro, A. (2001)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 [5] Barthes, R. (1978)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Hill and Wang, 14-15.
- [6] Fryer, J. (1986) Felicitous Space: The Imaginative Structures of Edith Wharton and Willa Cathe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9 p.
- [7] Erikson, E.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orton, 270-271.
- [8] Lorre-Johnston, C. (2017) Touch and Affect in Alice Munro's "Nettles"; Or, Redefining Intimacy. *Atlantis*, 38, 69-78. <https://doi.org/10.7202/1119225ar>
- [9] 宋涛, 朱丽田. 幸福之路——评爱丽丝·门罗作品的多重哲学意蕴[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2): 59-63, 70.
- [10] Foucault, M.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Two: The Use of Pleasure. Vintage Books, 41 p.
- [11] Howells, C. (2005) Contemporary Canadian Women's Fiction. Palgrave, 184, 175.
- [12] 张志聪. “青梅竹马”到“爱而不得”——《荨麻》人物的喜与忧[J].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0(5): 26-30.
- [13] 杨芳. 艾丽丝·门罗文学的叙事特质——以《乌得勒支的宁静》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 28(4): 112-116.